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# 選 節 夢 樓 紅

編 培 國 倪

世代的

青板

喚 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## 一 窮鄉親

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，從上至下，也有三百餘口人，一天也有二三十件事，竟如亂麻一般，沒個頭緒可作綱領。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？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，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，這日正往榮府中來，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，倒還是個頭緒。原來這小小之家，姓王，乃本地人氏，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，昔年曾與鳳姐之祖，王夫人之父認識；因貪王家的勢利，便連了宗，認作姪兒。那時只有王夫人大兄，鳳姐之父，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，餘者也皆不知。目今其祖早故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名喚王成，因家業蕭條，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。王成亦相繼身故，有子小名狗兒，娶妻劉氏，生子小名板兒，又生一女，名喚青兒：一家四口，以務農爲業。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，劉氏又操井臼等事，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，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。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

老寡婦，膝下又無子息，只靠兩畝薄田度日；如今女壻接了養活，豈不願意呢；遂一心一計，幫着女兒女壻過活。因這年秋盡冬初，天氣冷將上來，家中冬事未辦，狗兒未免心中煩躁，喫了幾杯悶酒，在家裏閒尋氣惱，劉氏不敢頂撞。因此，劉老老看不過，便勸道：『姑爺，你別嚷着我多嘴。僧們村莊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着多大碗兒喫多大的飯呢？你皆因年小時候，託着老子娘的福，喫喝慣了，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，沒了錢就瞎生氣，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！如今僧們雖離城住着，終是天子脚下。這長安城中，徧地皆是錢，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！在家跳踢也沒用。』狗兒聽了道：『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。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？』劉老老說道：『誰叫你去打劫呢？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。不然，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僧們家裏來不成？』狗兒冷笑道：『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！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有什麼法子可想的？就有，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！』劉老老道：『這倒也不然。』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』僧們謀到了，靠菩薩的保佑，有些機會，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。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，二十年前，他們看承你們還好；如今是你們「拉硬屎」，不肯去就和他，纔疎遠起來。

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。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，會待人的，倒不拿大，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見他們說：如今上了年紀，越發憐貧恤老的了，又愛齋僧布施。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，只怕二姑太太還認的僧們。你爲什麼不走動走動？或者他還念舊，有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只要他發點好心，拔根寒毛，比僧們的腰還壯呢！」劉氏接口道：「你老說的好！你我這樣嘴臉，怎麼好到他門上去？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進去告訴。沒的白打嘴現世的！」誰知狗兒利名心重，聽如此說，心下便有些活動；又聽他妻子這番話，便笑道：「老老既這麼說，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，爲什麼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，先試試風頭兒去？」劉老老道：「噯喲！可是說的了，「侯門似海，」我是個什麼東西呢！他家人又不認得我，去了也是白跑。」狗兒道：「不妨，我教給你個法兒，你竟帶了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大爺；要見了他，就有些意思了。這周大爺先時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，我們本極好的。」劉老老道：「我也知道；只是許多時不走動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樣。這也說不得了。你又是個男人，這麼個嘴臉，自然去不得；我們姑娘，年輕的媳婦兒，也難賣頭賣腳的；倒還是捨着我這副老臉去碰碰。果然有好處，大家也有益。」當晚計議已定。

次日，天未明時，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，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。五六歲的孩子，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，歡喜的無不應承。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，至寧榮街來。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邊，只見滿門口的轎馬。劉老老不敢過去，揮揮衣服，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然後溜到角門前。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，坐在大門前說東談西的。劉老老只得踏上來問：『太爺們納福？』衆人打量了一會，便問：『是那裏來的？』劉老老陪笑道：『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。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。』那些人聽了，都不理他，半日，方說道：『你遠遠的那牆畸角兒等着；一會子，他們家裏就有人出來。』內中有個年老的，說道：『何苦誤他的事呢。』因向劉老老道：『周大爺往南邊去了。他在後一帶住着。他們奶奶兒倒在家呢。你打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。』劉老老謝了，遂領着板兒繞至後門上。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，也有賣喫的，也有賣頑耍的，鬧吵吵，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。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：『我問哥兒一聲：有個周大娘，在家麼？』那孩子番眼瞅着道：『那個周大娘？我們這裏周大娘有幾個呢，不知是那一個行當兒上的？』劉老老道：『他是太太的陪房。』那孩子道：『這容易，你跟了我來。』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，到一個院子牆邊，指道：

『這就是他家。』又叫道：『周大媽，有個老奶子找你呢。』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，問：『是那位？』劉老老迎上來笑問道：『好啊？周嫂子。』周瑞家的認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『劉老老，你好？你說麼，這幾年不見，我就忘了。論家裏坐。』劉老老一面走，一面笑說道：『你老是「貴人多忘事」了，那裏還記得我們。』說着，來至房中。周瑞家的命僮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喫着。周瑞家的又問道：『板兒長了這麼大了麼？』又問些別後閒話；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，還是特來的。劉老老便說：『原是特來瞧瞧嫂子；二則也請姑太太的安。若可以領見我見一見，更好；若不能，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。』周瑞家的聽了，便已猜着幾分來意；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，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，今見劉老老如此，心中難却其意；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；便笑說：『老老，你放心。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，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真佛兒去的呢？論理，人來客至，却都不與我相干。我們這裏都是各一樣兒：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，閒了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；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。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，又拿我當個人，投奔了我來，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。但只一件，你還不知道呢。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不理事，都是璉二奶奶當

家。你打諒璉二奶奶是誰？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，大舅老爺的女孩兒，小名兒叫鳳哥的。』劉老老聽了，忙問道：『原來是他？怪道呢。我當日就說他不錯。這麼說起來，我今兒還得見他了？』周瑞家的道：『這個自然。如今有客來，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。今兒寧可不見太太，倒得見他一面，纔不枉走這一遭兒。』劉老老道：『阿彌陀佛，這全仗嫂子方便了。』周瑞家的說：『老老說那裏話。俗語說的好：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」不過用我一句話，又費不着我什麼事。』說着，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了沒有。小丫頭去了。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。劉老老因說：『這位鳳姑娘，今年不過十八九歲罷了，就這等有本事，當這樣的家，可是難得的！』周瑞家的聽了道：『喏！我的老老，告訴不得你了。這鳳姑娘年紀兒雖小，行事兒比別人都大呢。如今出挑的美人兒是的；少說着只怕有一萬心眼里，再要賭口齒，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！回來你見了，就知道了。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。』說着，小丫頭回來說：『老太太屋裏擺完了飯了。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。』周瑞家的聽了，連忙起身偕着劉老老：『快走！這一下來就只喫飯是個空兒，僭們先等着去。若遲了一步，回事的人多了，就難說了。再歇了中覺，越發沒有

時候了。』說着，一齊下了炕，整頓衣服；又教了板兒幾句話，跟着周瑞家的，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。先至倒廳。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住等着，自己却先過影壁，走進了院門；知鳳姐尚未出來，先找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。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，又說：『今日大遠的來請安。當日太太是常會的，所以我帶了他過來。等着奶奶下來，我細細兒的回明了，想來奶奶也不至嗔着我莽撞的。』平兒聽了，便作了個主意，『叫他們進來，先在這裏坐着就是了。』周瑞家的纔出去領了他們進來，上了正房臺階，小丫頭打起猩紅氈簾，纔入堂屋，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，竟不知是何氣味，身子就像在雲端裏一般；滿屋裏的東西都是耀眼爭光，使人頭暈目眩。劉老老此時只有點頭咂嘴念佛而已。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裏，乃是賈璉的女兒睡覺之所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打量了劉老老兩眼，只得問個好，讓了坐。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，插金戴銀，花容月貌，便當是鳳姐兒了，纔要稱『姑奶奶』。只見周瑞家的說：『他是平姑娘。』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『周大娘』，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。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。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。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喫了。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，很似打羅篩麵的一般，不免東瞧

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是的，却不住的亂晃。劉老老心中想着：『這是什麼東西？有煞用處呢？』正發歎時，陡聽得噹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罄一般。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。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。欲待問時，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，說：『奶奶下來了。』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說：『老老只管坐着，等是時候兒，我們來請你。』說着，迎出去了。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，只聽遠遠有人笑聲，約有一二十個婦人，衣裙窸窣，漸入堂屋，往那邊屋內去了；又見三兩個婦人，都捧着大紅油漆盒，進這邊來等候；聽得那邊說道『擺飯』，漸漸的人纔散出去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。半日鴉雀不聞。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；桌上碗盤擺列，仍是滿滿的魚肉，不過略動了幾樣。板兒一見就吵着要肉喫。劉老老打了他一巴掌。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，點手兒叫他。劉老老會意，於是帶着板兒下炕，至堂屋中間。周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會子，方踱到這邊屋內。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紅條氈；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的靠背和一個引枕，鋪着金線閃的大坐褥，傍邊有銀唾盆。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，圍着那攢珠勒子，穿着桃紅灑花襖，石青刻絲灰鼠披風，大紅洋緞銀鼠

皮裙；粉光脂豔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裏；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。平兒站在炕沿邊，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，盤內一個小蓋鍾兒。鳳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擡頭，只管撥那灰，慢慢的道：『怎麼還不請進來？』一面說，一面擡身要茶時，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了面前了，這纔忙欲起身；猶未起身，滿面春風的問好，又嗔着周瑞家的：『怎麼不早說！』劉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幾拜，問姑奶奶安。鳳姐忙說：『周姐姐，攪着不拜罷。我年輕，不大認得，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兒，不敢稱呼。』周瑞家的忙回道：『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。』鳳姐點頭。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。板兒便躲在他背後。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鳳姐笑道：『親戚們不大走動，都疎遠了。知道的呢，說你們棄嫌我們，不肯常來；不知道的那起小人，還只當我們眼裏沒人是。』劉老老忙念佛道：『我們家道艱難，走不起，來到這裏，沒的給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爺們瞧着也不像。』鳳姐笑道：『這話沒的叫人惡心；不過托賴着祖父的虛名，作個窮官兒罷咧。誰家有什麼？不過也是個空架子。俗語兒說的好，「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」，何況你我？』說着，又問周瑞家的：『回去了太太了沒有？』周瑞家的道：『等奶奶的示下。』鳳姐兒道：『你去瞧瞧。要是有的』

人就能；要得閒呢，就回了，看怎麼說。』周瑞家的答應去了。這裏鳳姐叫人抓了些菓子，給板兒喫，剛問了幾句閒話時，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——管事的——來回話。平兒回了。鳳姐道：『我這裏陪客呢，晚上再來回；要有緊事，你就帶進來現辦。』平兒出去一會，進來說：『我問了；沒什麼要緊的，我叫他們散了。』鳳姐點頭。只見周瑞家的回來，向鳳姐道：『太太說：「今日不得閒兒。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樣。多謝費心想着。要是白來逛逛呢，便能；有什麼說的，只管告訴二奶奶。」』劉老老道：『也沒甚的說，不過來瞧瞧太太太姑奶奶，也是親戚們的情分。』周瑞家的道：『沒有什麼說的便能；要有話，只管回二奶奶，和太太是一樣兒的。』一面說，一面遞了個眼色兒。劉老老會意，未語先紅了臉；待要不說，今日所為何來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『論今日初次見，原不該說的；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，少不得說了。我今日帶了你姪兒，不爲別的，因他爹娘連喫的沒有，天氣又冷，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。』說着，又推板兒道：『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？打發僮們來作煞事的？只顧喫菓子！』鳳姐早已明白了；聽他不會說話，因笑道：『不必說了，我知道了。』因問周瑞家的道：『這老老不知用了早飯沒有呢？』劉老老忙道：『一早就望這裏趕咧，

那裏還有喫飯的工夫咧。』鳳姐便命：『快傳飯來。』一時，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擺在東屋裏，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喫飯。鳳姐這裏道：『周姐姐，好生讓着些兒，我不能陪了。』一面又叫過周瑞家的來問道：『方纔回了太太，太太怎麼說了？』周瑞家的道：『太太說：「他們原不是一家子；當年他們的祖和太老爺在一處做官，因連了宗的。這幾年不大走動。當時他們來了，却也從沒空過的；如今來瞧我們，也是他的好意，別簡慢了他。要有什麼話，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。」』鳳姐聽了，說道：『怪道，既是一家子，我怎麼連影子也不知道？』說話間，劉老老已喫完了飯，拉了板兒過來，盪脣咂嘴的道謝。鳳姐笑道：『且請坐下，聽我告訴你。方纔你的意思，我已經知道了。論起親戚來，原該不等上門就有照應纔是。但只如今家裏事情太多，太太上了年紀，一時想不到是有的；我如今接着管事，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；況且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，不知大有大的難處，說給人也未必信。你既大遠的來了，又是頭一遭兒和我張個口，怎麼叫你空回去呢？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；你不嫌少，先拿了去用罷。』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，只當是沒想頭了；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，喜的眉開眼笑道：『我們也知道艱難的；』

但只俗語說的：「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。」憑他怎樣，你老拔一根寒毛，比我們的腰還壯哩！」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止他。鳳姐笑而不睬，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，再拿一串錢，都送至劉老老跟前。鳳姐道：「這是二十兩銀子，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。改日沒事，只管來逛逛，纔是親戚們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不虛留你們了。到家，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站起來了。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，拿了銀錢，跟着周瑞家的走到外邊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我的娘！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話了呢？開口就是「你姪兒」。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：就是親姪兒也要說的和軟些兒。那容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。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呢！」劉老老笑道：「我的嫂子，我見了他，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，那裏還說的話來！」二人說着，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。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子給周瑞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喫。周瑞家的那裏放在眼裏，執意不肯。劉老老感謝不盡，仍從後門去了。

## 二 豪門妾婦

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，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，一時不及檢點，便小月

了，不能理事，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。鳳姐兒自恃強壯，雖不出門，然籌劃計算，想起什麼事來，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，任人諫勸，他只不聽。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多少精神，凡有了大事，就自己主張；對家中瑣碎之事，一應都暫令李執協理。李執本是個尙德不尙才的，未免遲縱了下人，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執裁處，只說過了一月，鳳姐將養好了，仍交給他。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養，平生爭強鬪智，心力更虧，故雖係小月，竟着實虧虛下來，一月之後，又添了下紅之症。他雖不肯說出來，衆人看他面目黃瘦，便知失於調養。王夫人見他如此，探春和李執暫難謝事，園中人多，又恐失於照管，特請了寶釵來，託他各處小心；因囑咐他：『老婆子們不中用，得空兒喫酒門牌，白日裏睡覺，夜裏門牌，我都知道的。鳳丫頭在外頭，他們還有個怕懼，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。好孩子，你還是個妥當人。你兄弟妹妹們又小，我又沒工夫，你替我辛苦兩天，照應照應。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來告訴我，別等老太太問出來，我沒話回。那些人不好，你只管說。他們不聽，你來鬧我，別弄出大事來纔好！』寶釵聽說，只得答應了。時屆季春，黛玉又犯了咳嗽；湘雲又因時氣所感，也病臥在蘅蕪院，一天醫藥不斷。探春和李執相伴間壁，二人近日

同事，不比往年，來往回話人等，亦甚不便，故二人議定：每日早晨，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；喫過早飯，於午正方回。這三間廳，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，故省親已後，也用不着了，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十分修理，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些，便可他二人起坐。這廳上也有一個匾，題着『體仁諭德』四字，家下俗語皆只叫議事廳兒。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。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，來往回話的，絡繹不絕。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，各心中暗喜，因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，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；便添了一個探春，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；因此，都不在意，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。只三四天後，幾件事過手，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，只不過是言語安靜，性情和順而已。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，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，或有陞遷，或有黜降，或有婚喪紅白等事，王夫人賀弔迎送，應酬不暇，前邊更無人照管，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。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；每於夜間針線暇時，臨寢之先，坐了轎，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。他三人如此一理，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，因而裏外下人，都暗

中抱怨說：『剛剛的倒了一個「巡海夜叉」，又添了三個「鎮山太歲」！越發連夜裏偷着喫酒頑的工夫都沒了！』這日，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，李執與探春，早已梳洗伺候出門。去後，回至廳上坐了，剛喫茶時，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：『趙姑娘的兄弟趙國基昨見出了事，已回過老太太太太，說知道了，叫回姑娘來。』說畢，便垂手旁侍，再不言語。彼時來回話者不少，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：若辦得妥當，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；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，不但不畏服，一出二門，還說許多笑話來取笑。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：若是鳳姐前，他便早已獻殷勤，說出許多主意；又查出許多舊例來，任鳳姐揀擇施行；如今他藐視李執老實，探春是年輕的姑娘，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，試他二人有何主見。探春便問李執。李執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『前日襲人的媽死了，聽見說賞銀四十兩，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。』吳新登的媳婦聽了，忙答應了個『是』，接了對牌就走。探春道：『你且回來。』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。探春道：『你且別支銀子。我且問你：那幾年老太太屋裏的幾位老姨奶奶，也有家裏的，也有外頭的，有兩個分別。家裏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，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？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。』一問，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，忙陪笑回說

道：『這也不是什麼大事。賞多賞少，誰還敢爭不成？』探春笑道：『這話胡鬧！依我說，賞一百倒好，若不按理，別說你們笑話，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。』吳新登家的笑道：『既這麼說，我查舊帳去，此時却記不得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，倒來難我們？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？若有這道理，鳳姐姐還不算利害，也就算是寬厚了。還不快找了來我瞧！再遲一日，不說你們粗心，倒像我們沒主意了。』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，忙轉身出來。衆媳婦們都伸舌頭。這裏又回別的事。一時，吳家的取了舊帳來，探春看時，兩個家裏的皆賞過二十四兩，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。外還有兩個外頭的，一個賞過一百兩，一個賞過六十兩。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：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，外賞六十兩；一個是現買葬地，外賞二十兩。探春便遞給李執看了。探春便說：『給他二十兩銀子，把這帳留下我們細看。』吳新登家的去了，忽見趙姨娘進來，李執探春忙讓坐。趙姨娘開口便說道：『這屋裏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，姑娘，你也想一想，該替我出氣纔是！』一面說，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。探春忙道：『姨娘這話說誰？我竟不懂。誰踹姨娘的頭？說出來，我替姨娘出氣。』趙姨娘道：『姑娘現踹我，我告訴誰去？』探春聽說，忙站起來，說道：『我